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詔

圖籍記二

仁宗皇帝御書記　陵陽先生

士負學術而不為世知者衆矣自孟軻荀況皆以大儒坐說時君猶栖栖罕所合則由漢而下立乎人之本朝而欲人主屈心聽納豈不難哉故參知政事臣歐陽脩時故翰林學士臣王洙以博學多識著名一時皇祐中侍講讀其言嚚嚚可聽仁宗皇帝說之詔以所疑無不能對以塗金龍水箋書詞林二大字以寵嘉之臣嘗竊歎以為士繇文儒進用已為幸矣況天子有以寵嘉之乎而頃年多故士大夫家賜書或不能保意王氏所藏亦不復可見矣紹興二年客居臨川洙孫楚老以詞林字示臣臣既駭心動容再拜仰視因得恭觀慶曆皇祐詔諭及飛白書則知歐陽脩所記尚頗軼遺也詔書一曰近有妖妄言詞欲令

出入勸宜周防又曰有刑政要切事奏來其它密問而優禮者甚衆昔權德輿見唐文皇賜李衛公詔近下曰君臣之際若是乎夫衛公以勳業位將相爲時君所厚宜矣今洙特以書生致位侍從無大勳業於時非仁祖崇儒重道則安得此榮遇哉此既足以勸後世之爲人臣者矣且御札有曰正當要害有曰辨服以斥語佞有曰罪己爲民損躬減軍大哉王言可垂法於後世非徒點畫之工爲世傳寶而已楚老欲刻諸石屬臣爲記臣備員西清嘗掌先朝詔訓其所圖辟上方追懷仁祖之道以御天下與時遐定兩京凱寧文閣少將求副本於楚老之室楚老尚謹藏之

吳興郡學重繪三禮圖記

茗溪先生

国朝建隆中天下初定詔儒臣參裁典禮而国子司業聶崇義有以唐相張鎰等六家所撰稽其詳略是正[illegible]撰爲一書目是曰三礼圖書成天子嘉之命国子學圖于宣聖殿[illegible]之北軒其後雁其

挩剥複易壁以板堂已有意乎礼樂之教規模宏矣然嘗覽
時𢿙於故學士[illegible]經巨師法之敎實自前世未有傑然興起
之者至明道景祐間海陵胡公先生與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
道皆以所學教授弟子而先生之徒寂盛其在吳興往來郡學
常數百輩自是天下之人始知尊德而隆師士皆知仁義礼樂
之說爲足以誠身而格物其問學之成爲時顯用踰貴治官貴
於嘉祐治平之間者不可縣舉初郡學成先生乃以三礼儀物
黜其於古先者而益其未見者闢之講堂遵故事也於是人人
得覩三代文物之懿朝夕對之皆若素習閱歲既久有司不知
故事至加朽鏝之者有墉怠焉大守世南公未以左史出表本祠尋
領是郡於其始至也見諸生於堂上而勞勉之又增飾黌宇被
以丹雘而掌其事關丑某爲歸安丞胡君某柷則故雖得所謂三
礼儀物繪事故存大命易而新之恍如神明願覽舊觀郡之士
子周覽大息咸謂公之賜大公文字者將因是加君其焉與時偕風

執至於朝廷之上討論故實裨補教化苟不愧於前人弱豈不大哉公以閔君之請貽書屬某爲之記且曰前太守秦公甞劾有意於是會君去不果今余幸承成之某於鄉校爲老諸生知其事宜悉所不雅辭若先生之行義出處歷官見於國史與墓隧之文其與學精誠見於著書若圖多其藏於家及士大夫手抄皆秘不出竟是采繪以闔有遺像俾纓衣以行於時則閔君之也閔君嗜學君勤渴行己誨人以先哲爲師不徇時好嘗曰吾先父學於先生敢有一事改於此致志六紹興十二年八月丙子郡人劉某記

唐孫位畫記

西山先生

蜀成都會佛老之宮間有唐人遺迹所畫者第其品有四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學者以能妙者至數千稱神者趙公祐范瓊二人稱逸者孫位一人出之於畫風格毫

起超忽無端筆未至而意已具初若縱橫放肆出乎繩約之外
或循以天度則無不合若有得於縱心不逾矩之理自匪深識
是道子死王大令一筆書裴將軍劒舞張長史草書之法始備
能知之肯即成都昭覺寺作壽寧木于壁高不盈丈森然有千章
千丈之勢與一方雄傑之觀若垂三百年宣和發寺或取以置
于泰定山中意欲託此岣嶁空寂之地而存也余家東西二部
多見晉宋隋唐名筆於能妙神逸之論蓋陋其識之不廣如位
者使與前輩方駕並出未知其孰先後也豈止稱首於公祐等
耶世之以史鄙神遠處十日一松五日一石氣象固已索然寧
復有畫哉能知此者可與論位矣位會稽人頗自貴重每畫就
有出世間意頗大名於長安至盛時晚入蜀避唐季之亂更名
過泰定別有古碑雍羣詔九奇偉秀識以大順二年處士孫遇
亦位也余於杜門空山無陶隱居勤與此好特表出之以俟深
者年月日河南邵博公濟父記

少皡氏官名記

東萊先生

少皡氏出震象乾以有九有之師顧瞻在廷公卿大夫百辟庶尹厥名未正不足以新天下之耳目神心經緯是究是圖上天報況若相嚮答合酉錫鳳鳥之瑞以昭中興遇之符於是以鳥紀官為鳥師鳥名以鳳皇氏為歷正嚳司歷象之原易司徒司馬司寇司空之職鶌鳩鶻鳩之屬易司分司至司啓司閉之職為元鳥丹鳥之屬五鳩以鳩氏九扈以扈民凡昆升紳綏燠烝之變一洗万古而空之餘光下覃燕及來世千載之下郯子以詮天之齊功昭明敷制昭公之世爰修舊事誦言於廷品章條式周密備具使人恍然再見五帝之世淳古尨鴻之風不違咫尺雜仲尼生知之聖猶以學在四夷從而問之卓哉煌煌真盛世之丕律也謹追繹其命官之意而為之記曰自古聖人受天明命必以非常之瑞紀之於官太皞氏以龍師而龍名炎帝氏以火師而火名黃帝氏以雲師而雲名皆是物也少皡之興琑符鍚

夫視前聖有光焉則豈官名以俾天下改視易聽者端不可從
斯所以揭之於天改之元也槪其端訣理淆一正名而焉定
群公虔肅奔走率職爲歷正者見鳳之翔則必經緯晷防暑蝎
三光而思與鳳齊焉爲五鳩者見鳩之翔則必還定安集以鳩
其民而思與鳩齊焉綦麥夫而命圭垂衣綦綦小而抱關擊柝見鳥
之翔則思已之職怵惕惟厲中夜以興鷇自惟念鳥猶能協其
名而已則名浮於實焉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莫不湯心滌慮三
沐三涮聽于栭盤祖子與形未待規飭告戒而咸協于中誠少
皡氏之名官有以陰黜而潜孚之也故其浤亟天地合太極參
元氣而無間本其原貫之以正名而已仲尼之所以不自聖而
下問者亦以是哉而與既死不能遠德乾存其珍閑然弗嗣迺紀
於民而命以民事其聞少皡之官名將厲易失席瞠若乎其後
矣彼畢方象人不足以知帝者之編迺謂當有鳳皇池之稱其
以鳥紀官是復亦一少皡也是不欽名者實之賓必稽權衡之

均然後並行而不悖堯舜以前有是名而闕皇不書在位並服失職棄不如楚人以鳥為鴂隋人以鳥為鷖若此多有之雖竊取鳥官之名亦何補於万分之一哉惟少皞氏有其瑞有其名有其實并歷百代而為之表鼻鼠乎不可尚已若夫官師之數服采之人政制之歲月皆不著獨書其正名之旨以告學者謹記

畫像記人物附

王彥章畫像記　　六一居士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為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為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嘗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嵓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

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旣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
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
能不污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
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
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
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
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
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
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
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
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
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人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
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
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

已不及矣莊宗之善將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
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
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
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
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
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
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
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
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
真也公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
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
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可復
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尤區區如此
者蓋其希慕之至焉爾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畫像識

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

載酒亭群公畫象記　范忠文公

子雲若蜀人事漢成哀平世歷新莽身詘而道不得行子雲沒宋興八十九年上距今千餘歲其鄉人之斈者森然若林之植于轍其在太平興國中有若諫議大夫田公錫之論議叅知政事蘇公易簡之博大雍熙淳化中有若直昭文館陳公充有史館朱公台符之文雅景德大中祥符中有若侍御史張公及之介潔集賢校理王公渙之溫恭職方員外張公逵之踈達其在今慶曆有若虞部員外李公攻之經術翰林斈士彭公乘之恬退翰林斈士孫公抃之厚重屯田員外陳君希亮右部員外梅君摯殿中御史何君郯之直方度支員外郭君輔屯田員外張君中庸之通敏直集賢院李君絢之爽曠是皆子雲之徒斈其道而得其傳者益州提點刑獄度支高君旣尊子雲之居鑱其

書又畫其象以及其徒意者使後來觀之知賢人之道有塞有通有詘有申塞於聯時而通於昭時詘於不用而申於有用矣

爾大宋慶曆八年七月十日具位沙門契嵩記

疏墨池建準易堂吐鳳解嘲解難載酒四亭及寫畫象

實僧正惠悟師將其事

通惠大師影堂記

太傅錢公

夫漢世高賢繪事功臣之右晉朝名士寫形嵓石之中蓋道德之可尊故丹青而是顯故通惠大師寧公應迹挺生惟幾將聖三乘四諦洞達於本源六經百氏深探乎妙域自攝衣於釋部已欽譽於邦人家于汝闡佛乘旌宗開士詢以環中之道待以方外之遊乃眷香逝俾爲上首奉圖請吏奎回還朝神宗錫甚高名訪諸儒林之義真皇親勤宿德降以師友之禮于將徒斯席群賢願交璽遐必伏於途公而歐議推於支遁既宣揚以鴻教復總領於法門而示滅以還遂緜祀寖久法嗣某等求象於

應追懷妙相爰作圖寫用模冰雪乃於大中祥符寺賢聖院[illegible]影堂以安大師眞像焉莫不南榮爽塏大廈鴻敞碧檻周阿金繩界道珠函玉格容奏於薰爐甘酪珍香肅陳於宵晝爲平光靈未遠凝彩既章中含粹和外峻方格道安骨秀叔寶神清絕出水之澄深望秋山而標峙酌焉不竭仰之彌高亦猶刻檀像於諸天鑄金容於百越宜有傳信用爲志記今年春盛上人遠附郵置緘詞戒嘔且以世舊之故見求荒退之文予昔在蜀縱嘗蒙眞賞期郊舒於國器目眷輅爲裨董實由空名冒此高位永惟忝竊之執願術他生之緣豈敢牢辭迺茲厚意並於氏族之英砥節行之珽奇學際於天人識窮於繫象文章之典要著述之廣博則有王黃州之總集序邦上之之辭紀記此故略而不書時天聖甲子歲七月十三日記

張益州畫像記　　老泉先生

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

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
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
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推曰張公其人天
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徹
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
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
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
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
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隊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顔
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
倦惟爾張公爾繄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
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
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碪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
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

禮繩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不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

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來觀公我父兄公在西國草木駢駢公宴其傍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万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弃捐禾麻乃芃會硬崇崇嵳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白樂天畫像記

西山先生

景德詔書曹白樂天江州湓浦宅廬山草堂皆有畫像有司以時繕治其勿廢又取東林樂天文集入秘閣兼別本校定龔以瑞綺俾益謹其藏凡學士大夫至其地必就觀焉余南遊則湓浦廬山崇寞燹兵火矣會東林重作樂天草堂其所繪像出庸史之手殊不類余歎息而去既累年所往來于中不忘胃摹東都昔明寺樂天像因東林之人嘗草堂中昔明樂天履道坊故

宅也按樂天元和元年爲左拾遺翰林學士寫眞集賢書院學三十七矣又五年降江州司馬又二十八年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又五年卒則景德所存樂天畫像當與集賢書院本殆近今云矣然樂天旣老尚追思廬山其詩語中類多見之東林文集亦分司時所寫今置東林像於廬山草堂庶幾樂天本趣云年月日河南邵傅記

老翁記

崔伯易學士

白雲子游於東郭出於汴水之濱有老翁衣裳南來碩而謂曰吾聞太上不有己而無樂其次不有物而無憂最下累於己而役於物於是乎憂樂交戰吾竊見子以爲至矣乃今察子則未也顧將有憂色精神憔悴而形骸枯槁戚戚然若衂師之將斃意有所累歟抑亦有所役也白雲子仰天太息曰然余少治周孔之道而竊慕乎孟軻荀卿之爲人其進也非苟求也所以爲又其退也非曲全也所以爲我無愧於出處之致而優游乎子

奪得喪之間嘗具為是足以無加矣今也適有不兩立之事從吾事親則非所以謀已徇吾謀已則非所以承親夫謀已不周爲不智承親不至爲不仁二者無一可也而吾均是以權處之權者非必反經也亦非必守經也權輕重而已矣仁重而智輕則舍智而從仁仁輕而智重則舍仁而從智今也兩者適相均吾無以處是故憂而不釋然者輒復以月數矣而未有決之老翁愴然笑曰甚矣子之過計也亦嘗聞越人鑄鏡之說乎越人有得古銅器於赤城山陰者將以爲鏡輒自計曰方之則不足以燭規圓之則不足以照矩如是狐疑不決者蓋三年而不知遺形以任照無爲以轉其自然患亦甚矣吾願子忘仁去智刳心與造物者游而無復較計輕重則親亦我也我亦親也親與我奚擇哉子思之吾去子矣遂去不復見

嚴道郡學聖賢畫像記　　吳敬先生

太守楊先生既新廟學土木之崇高雕鏤丹艧極其美矣而講學

尤巨畢又使工摹成都禮殿所畫遂古以來聖賢遺像列置四
壁且命其從事李壽夷考世次爵謚名氏識所以書之意書謹
按圖籍漢興平初高朕守蜀始作禮殿畫三皇五帝七十二
子及三代兩漢君臣其後好事者頗增益以魏晉或曰太康初
蜀守張收所畫也或曰殿有畫自高朕始若張收但取魏晉增
益之耳今遺像并及王導謝安則張收後復有增益頗不知誰
畫此也自王羲之已知貴重此畫謂可妙奇觀今距羲之蓋八
百歲則畫愈可貴重非士大夫常所賞玩魏晉以來丹青人物
輕得擬也歲月浸久戶殿門者嘗識弗思塵垢蒙翳精神晦昧
粉墨題識漫多剝落藻飾存加筆迹稍失其舊而不學者假用
私智改易姓位號甚者或古無是人獨幸聖賢未即堙墁傳附
之質隱憑故在乃追逐上下斟酌後前尋繹其倫考以意逆志
還識本書世次名氏可傳信不疑者摠得一百七十有三人遂
附工使畫其無所考驗與知孰何者畫亦弗及也畫卒壽語予

先生曰三皇五帝與七十二子是學者非獨所當講誦兒童厭聞而飫見者也然亦多說訖未有定始左氏稱古書有三墳五典盖莫知何等書也孔安國書序因以為三墳之數三皇五典之數五帝而三皇五帝之稱則亦非安國所創言外史分職固掌其書曰世傳會周禮安國若可信矣而司馬遷實安國並時人作史記遂弗用周禮黜三皇紀五帝豈遷不見周禮抑疑而未信故私識緯擴發於哀平在所不論莊列文子呂不韋春秋及六韜管子吾書豈忍稱三皇不惟周禮也盡棄不取謂遷多愛不忍顧忍於此何哉且百家稱五帝與稱三皇孰多遷獨為五帝本紀譙氏之從與大戴禮家語世本與遷合者也皆以有熊為五帝而不數三皇與五帝以有熊為五帝則三皇闕其一固不可數也然三皇與五帝俱稱詎嘗偏廢故先儒或上數燧人以配羲農或稱祝融及共工足為三皇數而鄭康成又置女媧於羲農之間且五帝并數有熊至陶唐為五帝而虞舜不數使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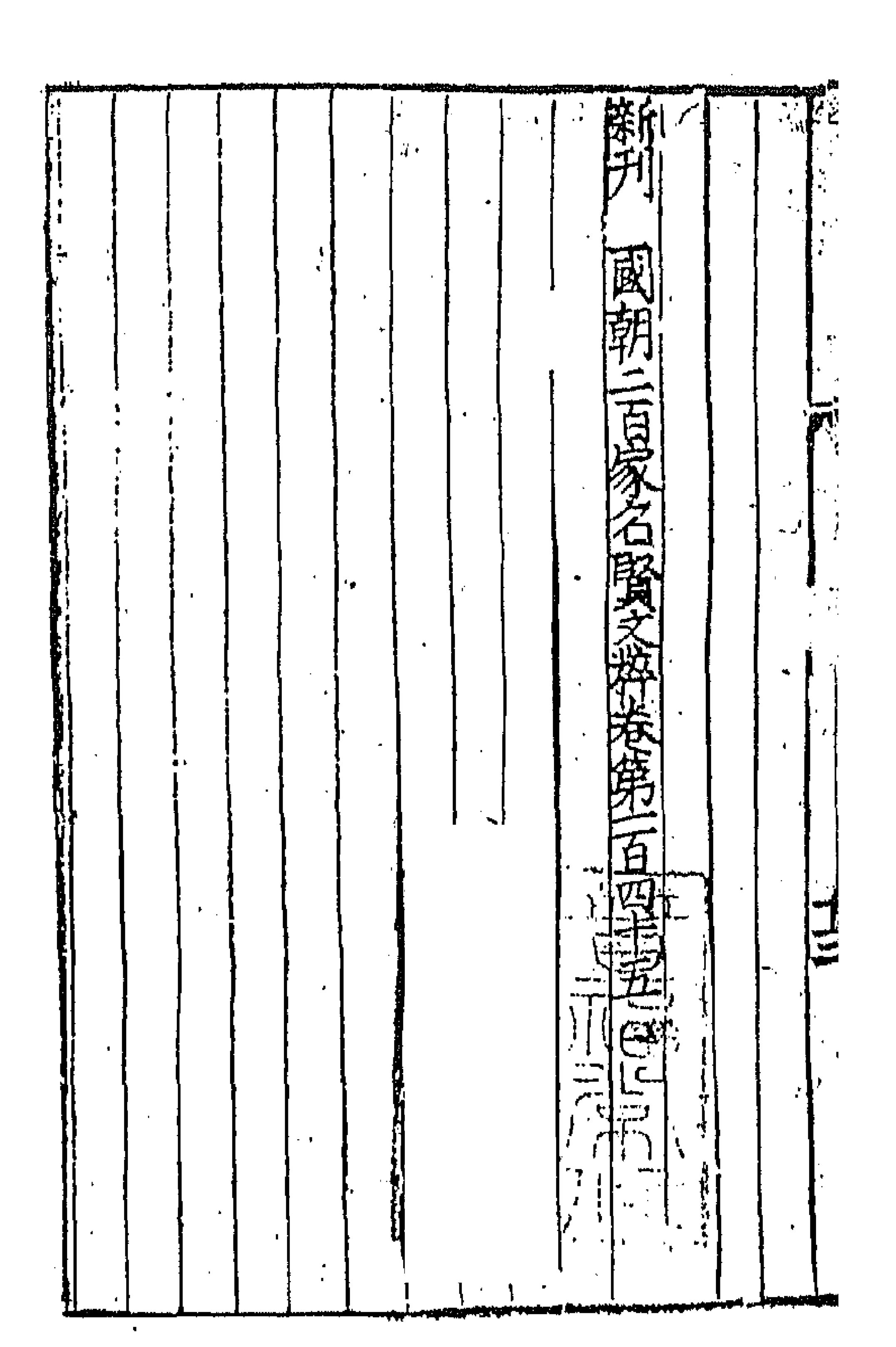
夏商周爲四代其悖理傷道甚矣有劉恕者惡其亂眞始力攻之以謂三皇五帝之稱孔子未嘗道也後世依假譌更相抵捂皆不足證百家既追搯擊雜周禮亦推其緒獨取易大傳所序伏羲神農黄帝堯舜乃解之曰女媧至無懷十五帝臨魁至榆罔七帝皆承襲羲農而王金天高陽高辛亦嗣黄帝如無懷臨魁比也而堯舜功德特高非五皇所可並是宜別稱二代紹黄帝而繼羲農恕之說簡矣既不違經又則人心然學者溺於三王之稱不能合舊圖判不得已而從安國則三皇猶各安其處始愈遷耳要非正也今此繪事其亦從安國者歟畫盤古居伏羲前何也生物始於盤古天地万物之祖也自盤古至燧人蓋九十一代而伏羲出焉其說雖不經見然傳聞有自來矣如宗不能易也若蒼頡沮誦沮語獨見於帝王世紀衛常亦兼言之蓋與皇甫謐合今此二人者並畫於神農之後黄帝之先則畫者或出胥人未可知也其先黄帝豈猶疑於譙周張揖等說歟抑

軒火官畫居高陽高辛之間得其數矣或指爲三皇與六王相
類如謂著頊帝王者皆讖緯妄書雖此畫亦弗從也三代以
降坦然明白殆無可疑若伊尹負鼎說以干湯齊東野人語耳孟
軻固嘗辯之矣今畫猶然世俗易欺難悟類若此而成王冠昬過
制又知禮者所嘗太息也孔子問禮於老聃司馬遷著之五儒
或謂焉違入大觀則無不可者而此遺象因使冊也据坐在左
疑立其前合拱揖而敬矣禮豈西方之教當此時亦既盛行歟
學者不可不察也孟軻稱仲尼之徒曰七十子司馬遷謂受業
身通者七十有七人而家語弟子解但總目以七十二雖總目
以七十二而姓名特見者尚七十六司馬貞謂家語人數與史
記同蘇氏古史亦云公數之塵得七十六蓋公伯寮與秦冉顏
何俱不載於家語而古史但舉冉何疑家語別本尚有公伯寮
而今本偶脫之公伯寮可補也而冉何及鄡單申黨四人者異
家語亦無雖無此四人乃別出琴牢陳亢懸亶申繚幹字懸亶

因縿即鄡單申黨亞轉借訛舛耳而琴牢陳亢又皆不載於史記合史記家語正二者幷數之凡得七十九人今古史所載是矣而開元禮列從祀之位亦止七十二且皆失其姓名及郡書追贈公矦伯爵乃志著見數其姓名則遽增五人矣不知所增何等也唐舊志與新書人數實同而通典又別增五人并十哲數之乃得八十二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五人者皆志所不載也蘧瑗林放申振先儒未嘗以為弟子儻可不録而陳亢琴牢實見於家語及論語柰何棄之然所載七十七人姓名則皆與史記合必當時以史記爲據耳增以蘧瑗等五人不知通典復據何書也逮祥符進封七十二子蘧瑗等五人皆在而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相鄡單罕父黑秦商原亢樂欬廉絜等十人皆不與不知當時又何所據也王旦謂建隆嘗有定議在祥符初已不復見獨籍國學所圖得其姓名耳今此遺象自顓孫至狄黑凡七十三人其七十二人姓名又見於史記家語及通典

開元追贈遍及之惟樂欬后處廉潔原亢公肩定顏相秦祖鄡單八人者祥符進封所不及而陳亢申棖公井彊懸成顏之僕顏何孔忠公西輿如公夏首宰父黑十人者畫亦無其象乃列出廉瑀一人其姓名皆不見於史記家語及通典或題識錯誤當十人中之一人頗不可曉决耳鄉所謂不學者復用私智改定族姓位號殆此類也十人者開元追贈亦遍及之自陳亢至公西輿如八人者又追封於祥符惟公夏首宰父黑二人者至政和乃追封不知此畫何獨遺此十人也司馬貞又言文翁孔廟圖弟子凡七十二孔朝圖今蓋不傳文翁圖無異人或即此畫也其數但多一耳考其姓名復參差不合則此畫殆非真蹟又言蘧瑗林放申棖申黨皆後人於孔朝圖妄加者今畫有蘧瑗林放申黨獨在申棖當廉瑀則申棖邪疑不能明也自孔子曰顏冉及游夏以四科此十人蓋嘗從於陳蔡者耳七十二子可外四科者不惟此十人而後世或因四科遂坐祀十人以為亞

故蘇伯高謂非孔子意按史記家語亦攷弟傳十人者蓋為百篇
今考此畫則仲由居樂欬後言偃居公冶長後句亭子又居樊
須後不知畫者故紊其序邪或當此時尚有所本也禮失求諸
野遺象失猶愈於野乎夫七十二子與五帝三皇學者朝夕諷
誦兒童所飫飫者也然其族姓位號猶不免如此紛錯難辯者
非豪傑特起之士雖盡富貴誰復比數故君子疾沒世而名不
稱又當務其遠者大者而學必貴乎傳也豈獨繪事哉其曰凌
我得泉郎休不藉粉苦芬求食肉舍舊肝非不知味則所謂苟而
同者如不學也或速常學於把宣動輒視宣所為遂獨好畫宣
謂無用也及丟畫南都賦圖宣始咨嗟稱賞以為有益楊慎觀
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二朋其過可以
得師矣括茲禮殿之聖賢乎先生既詁其說乃退而書之以告
學者庶相與磋磨云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四十五

記

城邑記 山川 風物附

重脩都城記　　湛水先生

熙寧八年九月癸酉完都城元豐元年十月丁未皇帝詔若臣正言知制誥臣李清臣記之臣清臣稽首曰幸得以待罪論議備從官國有豐功厚利勤之金石以告後世臣之職也亦所以尊天子首万國而以三歲之積易千百年因循之陋一手足之力不出于民一粟纖之資不取于民居者不聞杵劚之聲役者不罹罷勞追逐之苦而增卑以爲高倍薄以爲厚崇墉屹然周五十里一百六十有五步橫度之基五丈九尺高度之四丈而埤堄七尺堅若埏埴若引繩四方之來觀者仰而歎以爲天造地設於天下爲根本元元之頼也而不能記臣之罪也臣不敢辭謹拜手奉詔曰民生冥冥貿貿不辨理體不知事其實是

以自養自衛而智弗之及也聖人為之辟為衣食之本業之道
其弗寒而勸率其急情此天下之力以服禽獸然後人類勝合
天下之衆以制夷狄然後中國強內為宗廟社稷宮室而外為
之城郭溝池使居有以樂患有以捍著衍長久而治此五帝三
王之道也利非聖人弗施害非聖人弗革是聖人之作莫非為
民而為者而彼且疑其原駁其始我欲安之如遐危之我欲逸
之如勞之其故何也夫造焉之謂聖由焉之謂民方利害之
計應於淺然茫昧之際固宜有偏見曲說狀之矣而王者之功
或為之守部而止則敵有識而不熄蹇有蘊而不下可不為之
慮哉惟聖人曲成万物至智也故子不得而愍兼冒天下至公
也故私不得而勝其衡也博其斷也獨默而思神而運使百姓
不能評其迹而在與蒙其成非夫備物致用極深研幾其何以
與于此且嘗考諸唐官則以都邑之重為王治之本故曰惟王
建国辨方正位體国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葺于上国建

王宮禁既崇所以辨方面朝後市所以正位畫門五經涂九國然後有体積天以為井積井以為同野然後有經則任官論才以治之爾雖周公之制作蓋不過如此而已何獨周公哉昔者伏羲神農氏居陳少昊氏居魯高陽氏居濮高辛氏居河南堯居平陽舜居蒲坂禹徙安邑湯處亳文王在豐武王治鄗亦各擇天下之勝以遺子孫百世之業惟我汴京氣象宏偉平廣四達而岡阜繚轉隱磷地中若龍盤虎伏踞而四據濁河限其北清洛貫其內氣得中和土号沃衍脈散泉數百物之饒可以畢給往來之衆霏煙屯雲映帶門關望之者知其為天子之宅故太祖皇帝以之拓數開祚拯五代之亂推尊祖考昭配上帝太宗皇帝以之經文緯武芟夷僭叛平刑慎罰綏靖區宇真宗皇帝以之興禮樂文太平東封泰山西幸脽壤雁旌貢瑞耕藉賜酺仁宗皇帝以之公恕儉勤覆燾涵育郊天祀地四十二年大享明堂祫祭七廟英宗皇帝以之承祧繼體事神保民睿明

睿昭仁孝感格皇帝陛下以之考道據德制法作憲平成天地
億寧神人上若日月星辰下若風雨霜露草木蟲魚莫不僃所
赤狄黑濮青羌白氐以卉服毳裘奔走獻見者接迹于道御三
朝闢九門坐視四海於開方法實數方里重城之内畫坊一百
三十二其外則連營列屯畜米食虎士布於千里之内若是而鄙
郭句閭靡阤頹缺非所以觀遠也兆周世宗患其狹隘命廣而
新之以傾言讙嘖者猶須頤恤而功不可以就也至睿而史朔
以身當天下之謗於是王朴王營度群可言史佺蓋方康考瓌
之徒司工築衆宋滑曹鄭之民十餘万城之陶數爲之頌述
地一百二十有五年矣風雨所圯壓陘所穿行人蹴其顛流潦
次其下而累世重之罔敢及此聖主思識意匠不卜不謀營于
無爲圖于朝冉乃敕內侍之官宋用臣董其事而憑取諸收州
郡之兵卒共其力兵不踰一万分部者十人夜斿迹選奇鍊責
序創機輪以登土爲鐵爪以函濤擘土內方環土 曰次罰偷惰

勤卑佃亟罷廬舍胥以食飲有時錫之金錢賦之寧劑是以盈
徒致功而無逃亡疾疹之弊度功五百七十九万有奇詐費者
十之三其作怡然其成裕然人不及計工不及議而城以完新
奏矣設巫廬乎其上凡七百五十間又以餘財易入門崇墉顯
嚴皆與城稱城址外距隍空十有五步而內空十步陸植槐柳
疏林水藏蒲魚芡芰用爲執勝之助聖授其籌巧蔗其能小大
之利不可一二而既也春秋謁內外築邑三十七欲其無乏民
恪撫傷費功漢城長安六百里內男女丞調發畢大衆三十万
者角益以謫戍之徒隸二万労費至是至乎彷律而成若今日
之易歷選往古蓋未有也夫惟天聽明徒以祉福天下晨朝百
官夕省万務労勤心力耳目以格先王之績若十有三年矣玩
好之弗視而耳于祀是嚴會朝是正禮樂是隆宮室弗加麗而府
寺是設服庠是廣宣室不增高苑不加深苑囿不之闢而城郭是建
修京師是固所以滌劉若瑕補缺隳漏掌長取大班創安刖剕

衡從準左規右矩物莫不有準事莫不如序速于今如然後知
億万年之廣而能易于此然革故之難視成之易是惟末俗之
常而初則議中則聽終而驩且服者自中人下士皆所不免譬
猶衆方之生何足以度知夫德而天不爲是以輒改元化凡我
師子言僕因城之志以求熙寧元豐之治則於聖主所以爲天
下者不待教告而孚矣元豐二年九月一日呂清臣謹記

四堡記

東平呂公

延安之城也久矣迹其初因山以爲險歲久生聚蕃莫不足以居
則益侵河壖而廣之又不足則東州之東西州之南與其北皆
城矣於是一州而五城焉然徙知益城而堡溢郭之居民而不
知城斥地進高山峻嶺俯臨乎其外一日城守委以與敵則我
之動息舉爲敵知不待距闉之城臨衝之瞰而矢石雨集於君郭
矣則雖墨子亦何以爲智哉此四堡之所以不得不建也蓋延
自康定初昊羌入寇既不能陷而去守邊者遂以爲攻非虜所長

險不以城為事而山城之高與蹬道曲折上因旁深塹良以兵為名者乃至於二十年之久不嘗寇至頭以詩書自娛而殺戮於此邑宜求遑者也故云狹有云於不足以方成其雄至於可緣而上下相樓櫓器物闕然不具而地之足以捍吾城者文委而不顧夫豈古所謂設險以守國而備預不虞之意耶寧十年余既弛延矣因守游觀南上嘉嶺坡九州基焉以覘於伏虎龍頭山東閣武於武家平脊極其高深之會而遷之地利不訪而得矣於是度土傳式因其狹者而廣之卑者崇之而城完矣於是建四堡曰英烈曰蓮花曰九州臺曰燃燈臺英烈以翊名蓮花以形名九州臺燃燈以山名其建之所在則余所謂敵得之足以時吾動息而我得之足以捍吾城者也凡內外城戍之要者略以是諭之使倣而治焉於是一道之城壁凡守禦之術燦然一新矣而延之五城唯西州之南為缺不可守即其邑民之器物而均之四堡付於守之人爾因四城之餘麥而分歸

焉既以其事上聞矣而余代去有期恐繼我者或還踐舊而未暇周游歷覽以見吾經畫之詳於是書其大致以刻之石而告之至夫營築繕造之功樓櫓器物之數分地扼敵之法則有圖牒約束載之有司可按而知焉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州呂惠卿記并書

延平津記

夏文莊公

延平津豐城劍沒之所也晉氏襄亂帝將以神物授至人贊英主氣紫牛斗待其所知者張雷知之矣而用之不能也且煥啓發之淬礪之知爲神矣而不知撥時難定禍亂之可用也華佩拭之佩服之知爲利器矣而不知剸犀兕戮鯨鯢之可用也是夫知其氣而不知其意知其神而不知其用煥孰御焉位且死矣華居上兩幽且誅矣劍之靈何以試哉天之意何以明哉惜乎人不我異當自異之故沉大津化雙龍俾万世之後知不倏然而出哉乎謂其亡而爲氣非誣世亦可以動雷漢發皇王

以求知也隱而爲龍非怪也亦可以乘其澤被昆蟲以自聖也若夫天生仲尼文以經天地智以動邦國求知也天下知之矣知之而不能用之故沉道德之淵泉化仁義之鱗甲需禮樂之雨澤被溷亂之凶札自聖也而天下聖之矣蓋夫人不知則不可發也道不聖則不可求也求知足以發幽潛自聖足以見名迹千載之下善謗者不敢以丘爲東魯鄙人也善譏者莫敢以劒爲南昌鈍刃也蓋是劒也非是津不足以化也非是龍不足以異也余觀其波色若鋒鍔鐔衛之韜映也審其流曲若鱗角爪足之窟宅也猶閱其經籍若聖人宴居講習以其奧也觀其禮樂若聖人盛服端冕而正其制也長波洶湧界于南國陰雲漫漫蒙霧覆蔽岸知者謂之靈川勝境也不知者謂之古渡也荒津也夫迹有可紀事有可喻秉筆者之不敢遺也故以贊聖人之道刊石津右以示其未知者

去潤而東順江而下六十里而後至其山名圌作一本昔余居淮
南嘗以事至其下而望之則其東皆平去圌而西泝江而上五
十里而遠始有山三其二合爲海門一爲焦焦山世傳漢之隱
者焦光居之今其旁猶有傳爲其後者世以其故名焉江之源
出於西南其流至是盖万里自金山而分分而復合故其流湍
而善覆舟之絕者皆泝刺而順下山之道南出人之游者入于
北以至寺其花櫻其石崖其樹澗木而厚竹余嘗至其上以望
江海之交下求晉將軍王羲之之銘而觀之盖嘗敘曰焉首集
而南其山石翁去其西六里而遠日花山又其西三里而近日
甘露二山皆有寺而甘露清暉閣爲最佳余嘗至以問很石之
何是其傳曰漢末吳蜀二主之所游也其地皆崗其東別而盜
盤其城爲鐵甕𥐟折于江其山崭其下河以距于江以泝金山
自余之喜遊上下江淮之間七年之中凡九至其上下超於頭
陁朝陽之崗去而每思之直金山而南其山扁其東之山龍堂

其西之山白虎又其西之山盖不知其幾百十里而後絶其可望而見者若長山若五洲若青山若高嚴若覆舟自白虎而南别爲阿益卑爲阜其附爲城其裔爲岡屬于山凡十數里山皆石土雜无所樹其石鑱而轉于城中載而入旁地可爲梁可礎柱可捍旁江岸可爲道中輾所用既博則取者无日而不至其草可爨其下多牧故其山負獨招隱爲最富豈其地戴顒之所居也山負南而抱北寺偏其左去寺而西道數百步而分自南而東得泉二虎跑鹿跑井一煉丹自西而北有菴曰拔雲菴之南軒（舊本缺四字）山之最佳處也其地敏竹其樹宜松其果多橘李桃杏梨栗其它木尚衆而雜姿不可紀識忽焉視之如髮其西之山盤爲虎窟其泉出爲真珠步其東而上有泉曰一人下更十數山而至鶴林鶴林蓋古林也傳云晉末宋高祖方微時嘗卧其下自以見黄鶴爲祥至其後改之其語應史其東皆岡阜斷輒復續以与鐵甕汶潤之地傳江其城亦傳山而爲固自

漢唐之亂方天下之分裂常爲戰爭衝其禍又結而不解世傳其民爲甚苦方其平時伐山刊林下浮于江海其得羅與炭藏權灌漸炭以擅其饒食用既足棄其餘於旁近以得爾資又因其山水之勝歲時之閒遨高以臨遠思去者不望來皆生遊其閒而死葬其下其民顧亦獨樂也州之南北通河江故其俗輕有舟於其歲時都人士女之出元馬俗不用車舁其遊皆委地皇暇故於山泉之微木石之細每有過異輙得傳一州以爲觀宜其事物載于民閒者多也今既自視無所用於天下去而野之民閒日偷其衣食之閒以耿于事緒（一作物一本）之外忽焉樂而忘疲也閒而思天下之盛時君臣相與之際士有出於其時者肯心經萬事之繁目覽天下之會身任四海之重乃至有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甚有所思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則坐以待旦所爲煩勞用其力於天下乃如此於其休閑則其人蓋已貴富非其（一作一本有）賢豪在前則詔相居右施身於對除傳議之間

苟舊本作耳目之所及手之所指則左右爭走操執以從事金石絲竹羅而合比于前一本作後前干戚羽籥列而於舞于左右雖欲身何暇一日之及山水之間哉假有樂之者又其時皆士敵戰絕分裂以為國非有天下之一者之命身不能輒過其下況又得歲月樂於其間哉自其下君臣相得之日少士之生于其時苟非其道者稍稍引而去之入于山林與木石居與鹿豕遊不顧世之賓客儐介也私居燕閒妻子起坐以相給不顧世之左右趨走也泉流鳥啼風薄木以成聲不顧世之歌舞也其於朝廷廟社之間非身有其役亦不為之至也斯二者皆士之得所樂於中致其身於進退接之以外物之可樂蓋其得失之如此予讀詩至于考槃而後知士之得已而可已也彼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蓋聖人嘗以曾點之言為然又從而嘆之孔子亦嘗曰隱居以求其志未見其人也自孔子孟子沒士之進者多非其道以其不合而去者則有矣以予考之要其終不與聖

人悖者蓋稀古其去時若負有挾待世之必合而後為者間亦時君世主招之使言作一遇得直其欲為於天下而其言多矯縱死一本繼云或賴於古綸流於今而蓋彰而予獨藏之然不知於山林果何以也又子無所事縱身於山水之間以為其樂而後知彼豈亦有所感者也夫隱非求志慕山林以養其往與進非其道樂習豢稻粱而不能去者其事雖殊然為失則一也是皆謂玩物之士書曰玩物喪志然則隱者之於此固可以求其志而亦可以喪其志也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隱固有是哉

明州西湖記　邵尚書興宗

嘉祐六年七月壬寅詔以四明太守錢君入直左右史至之日抵書其友丹陽邵亢曰我雖治明之日淺然於明人為無恨矣歲和穀穰愁歎息而讙豫行我樂與衆人之樂而申之為之亭於城西南偏之湖中而以衆樂名焉吾友為我記之既辭不獲命矣其詞曰明治故鄮瀕海之都厥初負江源于南山離為滄

[illegible][illegible]令域吳越鞏固以為輔州率常近親以守以謀湖枝于
[illegible]數百畝中為亭觀卉木洲嶼千今百年上下高高頹圮壞廢
[illegible]者一[illegible]維時錢君來守此邦比邦之人曰維政刑毋左于直
寸維教化丁覃于良山樵水耘皞之阜安陶然大和歲以有年
邦人怡怡並尋于娛君曰從事與是同好近而勝者莫湖先焉
闕[illegible]注者隆之昔吏之祖削而損之周為飛梁於以往來
合[illegible][illegible]鄰舒翼其闢若壁近峯烟靄雨青水流既增激激有聲
君曰[illegible]盍往落之荷芳芰艷鳧飛鴻翔翩翩浮瀨前凡州之人
月惟其春聯舫接艫肴酒與絲來游其間環隄彷徨風于柳楊
歹以歸還明人之憂惟使君是求明人之樂惟使君是度與乎
樂而不與之同樂安在其為樂哉仳山之石以鑱以刻以告後
人尚[illegible]其[illegible]

清冰記　丞相章公

上帝監觀四方相定王國乃睠大梁之野原隰廣博岡陵重複

宜受命而帝者建都畫圻以為万世之業顧川流之委輸底厥
未通而人力之功所不能及是以截獲潛萌莫不輕畀付盖三五
以來帝王所都大昊神農之於陳高陽之於濮帝嚳之於河南
禹之於陽翟陽城商人之於亳於耿於相周公之於洛邑環績
基布相距不能十數舍之遠而終莫得其勳禹之暴榮濬疏鴻
溝以為萬蕩之瀉達于淮泗以泄入河漲溢之餘波豈無其意
哉然未足以舒發山川之氣迨嗜欲將至真人勃興上帝始命
有宋造謀商功整椓洛之口塹高隄下綿千餘里至于徐城之
沙鑿渠引大河屬之于淮而形勝始見又命五代梁晉漢周朝
治梗荒草創都邑然後我藝祖宅帝集受天命肇造區夏平剗
僭偽混并六合遂定都之以成萬世之業聖作神述重光累洽
文奈武剛邇和遠懷太平之功自書契所稱以迄于周未有如
今日之盛也嗚呼上帝之所付畀其元顧不遠哉自河水既導
川流貫通而湍悍激射泥沙相渾夏漲冬乾風氣猶梗野兇豐三

餘頃天子始詔繫堤于河洛之兩間以捍黃水鑿渠于廣武山
之麓以導伊洛注之故渠發源四方委之東南清深紆徐不俟
不攜更冬涉春無有涸竭而後山川之形勢都邑之美利完矣
初藝祖既削方鎮聚其兵於京畿仰給縣官而積藏倉庫常餘
九年之儲加承平既久戶口滋殖四方百貨雲聚山積雖遇水
旱之災都人未嘗知有凶年者恃此渠每歲孟冬輒塞其首閉塞
至春調近郡兵万餘疏治彌月歲以為常清明水至舳艫相銜
重載泝流日不一舍柁師篙工一失支柱則覆溺隨之瀕渠姦
民頗因之以肆推剽暴不見必莫能禁而故公私之載則取沉
溺為夫驕放遭寇越之禍者尤甚而死此間遇霖潦則發卒豪
十晝夜守護以防潰決之憂此人人所習知而轉漕之利故莫
敢置議元年都水監丞范子淵建言請導伊洛入汴為清汴以
安流以免黃水之害即慮不足以運舟則並隄為塘以瀦取河
水且度渠為十閘以節之渠兩旁有溝澗陂湖皆可引以為益

頹壞近日按視利害時執政有以為無可之理議者翕翕然和之十二月詔遣安壽張茂則承傳以往明年正月壽茂則奏功不可成天子曰壽茂則言皆非是子淵請引洛水頗有理而其所措畫未善也乃詔宋用臣曰汝鄉嘗言此偶未暇及汝可往視因授以成算用臣承命戒馳以往數日而還具奏如指詔即趣其事子淵專護岸治堤而已四月甲子始興役六月戊申渠成其長五十有奇又有堤閘以蓄餘波於三十六陂而漲水以歸之河凡用工五十七万而減物以條枚石束斤段計者百有二万而贏工取于兵物取于官瀕渠之民坐以享灌溉之利而不知有畚鍤之勞既奏勞擢用臣子淵皆加等餘官吏各賞賚有差運舟之夫率減少半而其速自倍道途之人旦征夕息无復往時之患矣先是慶曆皇祐之際河齧鞏成皋間漫山足後稍北亦至熙寧中益徙而北故道伏而為堤岸至是新渠成自八月至明年春不雨河低乃卬而視故渠之底擱也是役不興則

然已遇矣然則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固聖人之事也可尚矣成難爲處始彼紛紛者皆是也天地形列于前猶且不能測况於裁定久遠之計豫圖未兆之幾乃欲與彼之莫不我孚也難矣由興帝以來聲可見也非天子神聖獨智灑覺得於形器之上而出於拘俗之外照以重離之光明行以乾健之不息則天下之事功法度且无以幾於成矣豈特是渠而已哉翰林學士章惇撰

雅州蒙頂茶記

賢節先生

自古茶本出巴蜀晉孫楚歌嘗言之矣唐陸羽著茶經言當時出茶之郡四十有三劍南則稱彭綿蜀邛雅瀘眉漢及驗於唐志貢茶之郡止十有六劍南適惟雅安一郡而已以天下奉一人固必獻其尤者雅茶之冠蜀固可知矣然焉漸不推高雅品何哉切有所疑而質之他書如范蜀公東齋記言雅安蒙頂絕異於他茶譜李公內翰蜀經雷史君太簡來軒錄皆言

蒙頂上清峯茶特冠蜀中自最天下以寡敵衆則衆若是鴻漸
之論非矣然又嘗思之鴻漸之鑒非昧於茶也其失蓋亦有自
按鴻漸生於開元二十一年幼育於竟陵積禪師天寶中游巴
浪邑後負書火門山至德初過江上元初結廬於苕溪之湄上
元辛丑歲時年二十有九自作傳云有茶經三卷則知茶經之
作在江湖間矣江湖之上福建非遐尚言未詳而往往得之況
蒙山遠在西蜀之隅則上清絕品想鴻漸未嘗得之也雅安自
肅宗乾元罷貢而沔城紀異記云代宗大曆初鴻漸自吳興召
至宮中尚積禪師嗜茶是時宮中已無蒙頂矣然當時豈獨鴻
漸不得之如李謫仙杜子美困游流落為劍南羈客無片章隻
句略及蒙茶之美豈非時人以天子委弃無用之物不精其製
造耶鴻漸之後四十餘年長慶大和間韋臯休佐使雲南過蒙
山下行記云蜀茶不出於此李德裕入蜀得蒙茶沃于湯
缾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白樂天復有琴茶詩云琴裏知聞

惟綿水茶屯故舊是蒙山竟道行止常相伴誰道今無[illegible]
天下茶品多矣樂天特言蒙山是知後人嘆幽振滯稍稍不賞
得為天下之最決無疑也鴻漸茶經云生爛石沃土者上紫者
上筍者上葉卷而若微始抽者上第七篇復其言又服得仙之
事今上清所出皆備有四上之美又其始生在春冬之交盤雲
霏雪澀覆若有神物護持故紫筍之英歲得其少此亦秀氣所
鍾天自珍惜既未之不特味甘色白又其性溫煖久服不令人
患冷非他茶之比茶譜說蒙山遺事昔有病僧遇一老人教服
上清茶後得道青城山此正與鴻漸載神異記陶洪景雜錄言
丹丘子事相類亦與李太白言荊州玉泉真公服仙人掌事同
但恨鴻漸非蜀人既不得見其初生四上之美又不詳在病僧
得仙之事耳自乾元罷貢之後蒙山不得入禁中于今三百餘
年本朝蔡君謨嘆鴻漸不第建安之品遂以建茶代為龍鳳團
以進蜀公承收得蒙圖官續又獲金花于其上雖處民殊錫

亦所稱得自遂者恬憺貴賤窮恭益不振君謨閩人未嘗游劍外
故亦不知蒙頂茶爲天下第一蓋蜀本西伯道化文翁教
處之國惟其遠在西南數千里之外故凡物不能自達而泯顧
于時猶尤悔迹豈止蒙山茶而已哉是可嘆也

一 王氏至樂山記　　賢良王公

廣州東枕大江面高山江山相距沙石積散山勢聳直起如
壁横截如城墻山之上長松脩竹翁鬱環列如畫屏其九
頂共倚龍嵩西巔義眉俯清流及城市井樓臺出沒高下皆
在目前邦人王子亨築室于其間軒闈臺榭虛明洞達四時相
與交愛者無非風霜雪月其所得之志可謂清且遠也然士大
夫多自爲謝安東山而余深竊惑之昔者王裕之清脩寡欲恐
傳於名利道德高遠羞視權貴退居于興寧縣山中時號爲王
東山及其子孫三世皆勇毅不取譜此而反稱謝安之所居豈
以其功名之盛譽聲名之甚爲可樂耶功名勢也聲名欲也勢不

如道德不如德此富貴之士逐物以爲樂而性不與焉非天下之至樂也當時則榮沒則遂已若夫雖死而尤存者道德也況所謂榮者牽乎俗而非達者樂之也所謂存者自其性非衆之所不忘者存之也豈可同日而語之哉且性無內也無待於外而自足或有取於山焉以其高而聚安靜有以得乎性也今居山林之間而或有功名聲色之累是志乎物也夫物不可必以得爲喜則失之必憂憂喜迭作陰陽皆傷求適而樂至其爲樂也安在子厚以書求爲記因以是告之其言非邪宜安於諸君子之許也無俟乎記可也若猶是也願學從之之爲人然子厚賢者也必以予言爲當也謹名曰王氏至樂山

同州修城記　唐恭公

宋興百六十七年海內又安四夷賓服晏然無一塵之警蓋祖宗綱紀法度維持國勢而深仁厚澤固結人心至用賢有德者以重朝廷衛社稷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其所恃以爲固者豈

金城湯池之險哉比年以來權臣竊位閹人與政陰植黨與廢公辟其茲變亂典常悉去其籍而國之所恃者靡然矣今皇帝嗣服之初遘家多難勵精圖治凡蠹國害民之事皆除之惟先王舊典是式至誠惻怛之意形於詔旨天下歸仁焉國勢復壯矣人心戴宇矣天下之治可坐致矣恃德而不恃險故也險不可恃也不可不設也守臣以慎固封守為職可不謹乎況馮翊漢三輔是陝右之襟喉而頹垣破址孺子可馮恐而遊非所以重千里之寄也某承之試守既至則省催科以實民力計戶口以疇役事剋日鳩工民驩而趨城周圜九里三十步卑者增之薄者倍之穴漏拆裂者盡易而築之其高平四丈下闊六丈而上三之一壕深三丈有奇而廣袤倍之棚樓櫓一千四百間凡役六旬既事饌糧之資板築之具木石之須皆給於縣官而斂不及民城成觀者如堵居者可以奠其枕而為守者可以坐嘯矣乃會僚屬而周覽焉且告之曰此三秦之塞地也踐華為城因河為

泗據百二之勢而不能保毋𢦤之業此秦失之强也信乎形勢之不如德也今皇帝觀德於祖宗以追堯舜禹湯文武之治且監秦之所以失方將訓迪百官上自朝廷下至郡縣內外小大之目咸肩一心以承德意毋以私見騰說以亂舊章毋豊己剝下以雍上澤毋分朋植黨以蔽耳目仰相與翊戴扶持而輩太平庶幾所恃以為固者在德而不在險也其賢於長城遠矣郡從事曰大哉之言士大夫之良規也宗廟社稷之大計也天下之公願也而非郡人所敢私也爲書以告來者於是撰實而記之云

昌州鑑湖記

緒循趙公

稽山冠百郡首禹治水此其上籌築天下山川形勢故號曰會稽若秦望若蓬萊則龍首環東北相直則山陰之南湖在焉湖週台明五百里縈帶郡郭混蕩天日杉檜雲蘿篠簜前敞岸方數千巖牙相摩璇清頂如鑑以此得名載之輿地志不知誰所名之

逡巡詩士山陰道上行如鑑中此其驗也龔襄字備數宮師署司領東宮白與隆准諸人講文藝之樂休沐暇之湖上水波不興琉璃万頃春而承淨夏而涼寒秋月始至湖雪如刻出疑方壺入乃人蘋瞬明變態不可名狀至歷山知虞帝之辛勤探禹穴信夏后之神異訪句踐祠瞻苧蘿山服霸業之堅忍而吳宮春鎖亡國之速也古往今來嘆朱公嚴陵釣臺者尤存而王謝風流頓草木泯滅消沉孰得孰失哉言畢日落天變風嘷浪激萬艘梅探櫓脫而檣空霹擊雨閃若筋骨感慄與真龍鬭權山倒海靡不駭懼俄頃雲霽霞雨息夜氣欲定則回來鑑面可照眉目疑哉真海內之奇觀也予此守南昌退食餘閒見乎池十丈藕花向人堤柳徑竹客面可愛東有危亭傍曰浮光命曰覽翠之西有星數椽儆而不名因緬邈而思曰物無大小僕竊名焉征于公為考耀豈讓遺僭後之誅遂朱其扁白其壁甃布其階圖障水與以髹像無飾亦名曰鑑湖焉夫蓋治無土木之費楩楠無瑩飾之

識見恭默息近在咫尺而渺然有湖山千里之想雖非真奪湖
甫謂不爲造物者乎分耶限丈力戡弱不能模寫異境發[illegible]曰
前儀越人自來觀之斯適乎矣書之備遠游之覽云

卓錫泉記　　　曾國先生

人之精神亦何所不至哉揮戈可以退日搏膺可以殞霜雖江
可以頹城浩歎可以裂石而況於得道者乎諸妄既除表裏皆
空一眞之外無復餘物則其精神之運又何如哉吾粤羅浮至
寶積寺前有泉而甘寺僧曰此卓錫泉也昔梁景泰禪師始居此
山其徒以無水難之師笑而不答已而窟成師卓錫于地泉湧
數尺自是得并山中至今賴之汲水者以爲甲於嶺南而自梁
以來未有紀其事者夫師之爲人誠不可得知然吾聞世間万
有皆心想所生而古之學道未有不用究盡得者究則深究盡
則流通以深究流通之精神而致吾心想中物必父之使子君
之使臣有必得之勢其見於此者特未足多也或曰謝世之士

如李廣利耿恭之徒皆功名進取之人其成敗得喪爲心其精神之富不踰常人而喑嗚叱咤飛泉爲之湧溢與師无異此何理也曰二人者皆一時貴且左氏所謂用物精多至於神明方其困於絶域之中感奮激發於萬死一生之時其用意至到與精進一體惟其出於一切之誠而死完盡之素以故得之艱勤非若師之頤旨目使既捷而且逸也嗟乎事之不亞也我知之矣志意專於思慮聰明流於視聽則精神列感不行於父兄子弟之間而尚何有於物苟能全吾之神則雖山石之堅水泉之柔雍容談笑之間堅者可使闢而柔者可使激而躍也而獨不得之於人乎吾以是知天下之善無不可立者　某年月日記

慧山陸子泉記

蘭陵孫

陸鴻漸著茶經列天下之水而慧山之品最高距無錫縣治之西五里而寺據山之麓蒼崖翠阜水行隙間溢流爲沼味甘寒最宜茶於是茗飲盛天下而缾罌負擔之所出通四海矣建炎

末群盜嘯其西所據之餘龍淵一泉遂涸今鎮遠軍節度使興
府儀同三司[illegible]安郡王會稽尹孟公以丘墓所在蹟請於朝道
助具福視[illegible]乃崔忠薦福始命寺僧法暉主其院法暉氣
質不凡以[illegible]佛事黃除灌莽蹤治泉石會其徒數百築
室居之[illegible]勑大屋穹墉負崖四出而一山之勝復完泉
舊有亭[illegible]亦蠹敗又斥其贏撤而大之廣深衣大曠焉
四達遂[illegible]余文記之余曰一亭無足言而余於法暉獨
有感世[illegible]矣天下州縣殘為盜區官吏寄民閭藏鋤廩棄
分寓浮[illegible]一官府門日旰無行迹遊客竟夜無託宿之地
蕃垣茨[illegible]為入室如逃人家士大夫如寓公寄客居指計歸
日襲常[illegible]用師成風未有特立獨行破苟且之俗復舊然以功
名自立於一世者積亂十六七年視今猶視昔也法暉者不惟
精悍過絕人而[illegible]寺之廢興本末與古今詩人名章俊語刻留山
中者皆能歷歷為余道之至其追營香火奉佛齋衆興起頹仆

槩除培汗於戎馬蹂踐之後又置屋泉上以待四方往來冠蓋之遊凡昔所有莫不具而壯麗過之可謂不墜其意者矣而吾黨之士猶以不織不耕嘗譽其姑置勿議焉是亦日夜在蠹其材振敘蠱壞以毀其成無以毀瓦畫墁食其文其庶幾乎故書之以寓一嘆云紹興十一年六月日婁陵孫某記

游柏山記

東坡先生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柏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具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

不亦瘁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遹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石鍾山記

東坡先生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鍾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為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

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序

經史序四

駁史通序

晁景迂先生

劉子玄著史通二十卷自左丘明司馬遷已降皆處分刑病繁定工拙定以自成一家之書然恃其詭辯任其偏見往往詆毀六經詬病前聖其尤乖剌者有疑六十一條必謂舜放堯禹逐舜桀紂非暴湯武非仁太甲誅伊尹文王赦季歷管蔡無罪周公不忠獲杖公言以二帝三王之際皆曹操司馬仲達陰賊權忌以取天下惡尼父文飾其善弥縫其惡吁可怪也凡人著書欲不能羽翼名教張大聖賢亦當以定語妄以資矯枉今子玄方欲据拾遺闕刊正疑誤而先詆經悖道拔本塞源取諸子一時之言破百代不刊之典多見其不知量也在聖人何損於明哉夫汲冢瑣語者戰國謬濫山海經者方外奇說墨子者孔門罪

人呂氏春秋者秦世雜記皆叛夫大教駈馳異端童子竊文尚
所不取信史秉筆夫何足徵而子玄方且依附憑陵乱我彝訓
以妄證實以曲矯直憯憯狂簡莫此為甚古者言偽而辯行偽
而堅學非而博者殺無赦明王在上子玄復生肆誦而朝可矣
官之孚為經善嚮䀨非堯舜周孔者雖莊周与尼父相去折又未遠
前事果實則周得不暴揚其短哉故何非誣无端了無一言及
此吁今古異能淆淆殊味一介之士皆能知之子玄躬踐儒孝
職司史氏何反識履顛倒之若此果如子玄妄作則人倫已來
美事皆偽惡事皆是帝王有堯舜而無禪予有逆而無忠懲勸治
乱之道何從而折中乎予嘗患今人讀史覩其持論習深潢有
所得并其巧詐輒隨而信之故聊剖析其所以然筆為或史
通若干篇以示來者

戰國策序

南豐先生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吕劭

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疑而有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旣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彊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夫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偏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言

敢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大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中見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亦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列女傳序

同前

劉向所序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爲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篇次復定其書爲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爲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自敘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不道者豈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爲之敘論以發其端云

後漢書精要序　劉攽貢父

臣聞學古建事王人貴乎多聞論世誦書前哲謂之尚友然惟述作異辭簡編具文華實參并源派殊別是以播十二經之說有大緩之懸授三百篇之詩或一言可該宜其會最樞要纂摭菁英張衆目於在綱察專一於觀節指掌可見括藝班選而後博覽鮮資要之慶好古有知言之選矣昔我仁祖宣宗聖由天縱道隆日躋性資以識教化之源惟深以通億兆之志參天兩地既成獨化之功聚精會神而以奈何爲道聽覽餘暇無事弃日翱翔詩書之林考合天人之際歷代善敗之道日前於前百子是非之論壹概諸聖乃詔臣等以常所進讀後漢書刪其精義與夫善謀別爲短書斯見大略若夫政化之要禮刑之殊材良節義之風智勇名賢之效聞見爾出悉使聚明介善毛惡咸可撫省臣等無古君之智不足知祈招之詩非班伯之才焉能出金華之業綿歷歲序僅終篆削流示方來永爲令訓有以見元聖之稽古上德之知言延禮群儒析衷妙論冥符叟瞍之賦充

衡石之程而已哉伏惟皇帝陛下躰道合於自然好善常若不及自百王之亟靈興多士之周爰未始有遺常以虛受猶復念繩武之志垂思訪謀之有開周將續盛節於丕承加省心於繕述則新書之傳其邁越於前世矣臣等謏以末學親逢盛際藏書柱下竊自比於史儋注籍南宮曾莫借於揚賜仰誦休烈紬詞序端欵纂其荒蕪愧於崔駰云爾

新序目録序

南豐先生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目録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旣考正其文字因為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万民之衆千歳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歴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甞不相為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甞更衰乱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

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復知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闇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爲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

於今最為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皆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說苑序

南豐先生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

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見之言
尤欲有為於世忘其在已而為之者有矣其術物者多而自
為者少也善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〻曰求之有道得之
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
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
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
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
者爲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
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敘論令
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因於說而不改其操與夫患
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諸葛武侯廟請侯封爵序　　　　王臺王公

東漢之末群雄並起曹操挾天子以令天下而志在竊奪名器
爲強王室其實弱之此固不足與圖霸晉之功其餘孫劉連郡

亦皆有割據之心有能之士馳騖而奮惟有道者觀漢室之亡
傾知天命之不復時不可為則退而窮處如孔明高臥南陽豈
獨有志於當世者哉其說劉備時有荊益結好孫權以成鼎足
之勢天下有變命一上將出向宛洛身出秦川此特感備三顧
之勤聊以成其志亦非謂漢室為真可興也出師表言臣本布
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
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
激遂許先帝以驅馳此孔明誠言也後世論孔明者多異說或
以為管晏或以為伊皐王通謂其無死可以興禮樂崔浩則譏
其相備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可與趙佗偶皆非深知孔明者也
毛脩之云昔在蜀中聞長老言陳壽嘗為孔明門下書佐被撻
百下壽挾私恨妄論孔明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大抵蜀人歌思
孔明雖遠不忘疑壽短之過為毀罵今子思先生亦尔何哉浩
論壽有古良史之風其所著述文義典正皆揚于王庭之言微

所顯姚而成章班史以來無及壽者治之論壽是也其論孔明
非也壽為孔明傳載其兩征則自春出師其秋悉平祁山之役
務其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其末言其推演兵法作八陣
圖咸得其要孔明之善用兵應變將略盡於此矣知壽等奏使
壽定孔明故事壽奏亮才於治戎為長奇謀為短理民之幹優
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故連年動衆未能有功至於傳
贊略申言之壽明為晉諱也孔子作春秋定哀多微辭壽何嘗
云至龐士元傳不載其答顧劭語有論帝王之祕策攬倚伏之
要最善似有一日之長者壽亦有說士元固奇士先主待之亞
於孔明然至於論帝王之祕策則似一時之語觀其遊說執劉
璋於會中帝王祕策殆不如此豈先生欲借士元之語以致其
微言耶先生眞之伯父也什邡王逵觀刋先生所著二傳以與
學者共之眞嘗折衷其說如此錄以示逵觀使并刋之以附二
傳之末云

晉鑑序

灌園先生

臣竊謂三代而下必変禍乱至春秋可謂極矣而孔子以春秋立治法其故何也蓋曰逆三代之治而反行之此春秋之乱也春秋之乱而反行之則万世之治也治乱反掌之間耳恭惟陛下以緝熙光明之學兼撥乱反正之才自工繼恢復大業順考春秋之意則東晉今日之鑑也夫東晉之乱制命不出江繼者一百二十有六年胼視駭伏卒不能復中原尺寸地後世學者乃歸咎於地形之險歸罪於兵力之弱是知其末而不知本也東晉之弊六一曰偷朝夕之安而无久遠圖二曰総蕭墻之変而忘外侮三曰恃一戰之勝而無定謀四曰徇清虛之學而寡實用五曰叛代自擅而威柄下移六曰因循不行而人心内叛六者苟有一焉乱之基也孝而有之乃責治乱於地形兵力之強弱抑末矣觀弊之由然為在人君之心術故曰取天下視人君之志而已使東晉之君常曰中原祖宗之業也吾宗廟之所在焉

而不復是不孝也吾社稷之辱在焉而不取是不武也正一念之誠激萬夫之勇指顧而天下定矣晉不是爲也其君曰禪義疇騁其臣曰治在息民上下逡巡以荷歲月晉不能取中原非勢也志也今日之治一言而足矣曰監東晉之弊而反行之探本推原在陛下之志而已作晉監

南齊書序　　南豐曾先生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

皆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
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
使由之者不能知能知之者不能名以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
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
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
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
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
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
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
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
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
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
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
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擇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

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亦夫自三代以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儁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為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九篇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傳者内而世之論佛者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内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辨万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万物之外至者安能累我哉万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旣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旣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

含知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盡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万物鼓舞乎群聚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與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知周乎万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万物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

用此百家所以而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
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
得及佛之所以失使佛之徒知臣等所以距之者非外而有志
於內者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陳書序　　同前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
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
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
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
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
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爲陳書久之猶
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
察等之爲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
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

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
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讎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
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
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爲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
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
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
別爲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爲陳盖偷爲一切之計
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
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戒於邪臣溺於
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
於有所因造以爲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偽
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列以爲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
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爲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

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爲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槪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與巳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艱反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唐鑑序

徂徠先生

夫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失後事之鑑湯以桀爲鑑故不敢爲桀之行而湯德克明隆祀六百周以紂爲鑑故不敢爲紂之惡而周道至盛傳世三十漢以秦爲鑑故不敢爲秦之無道而漢業甚茂延洪四百年唐以隋爲鑑故不敢爲隋之暴亂而唐室攸乂永光十八葉國家雖承五代之後實接唐之緒則國家亦當以唐爲鑑臣逖覽往古靡不以女后預事而喪國家者臣觀唐最甚矣武后變唐爲周韋庶人安樂公主酖殺中宗太平公主僭謀逆乱楊貴妃召天寶之禍臣歷觀前世鮮不以閹官用

權而傾社稷者臣視唐尤傷矣代宗遭輔國之侮蔑憲宗被陳慶之弒逮昭宗爲季述之囚辱屈甚尋歷代無不以姦臣專政而亂天下者臣視唐至極矣祿山之禍則林甫國忠爲之也朱泚之亂則盧杞爲之也陳慶之弒則皇甫鎛爲之也嗚呼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任權明皇始用姚崇宋璟則治終用林甫國忠則亂德宗始用崔祐甫陸贄則治終用皇甫鎛則亂自武后韋后干國迄于中睿暨天寶末年政由女后而李氏幾喪自肅宗踐位歷于代宗德宗順宗憲穆文宗武宣僖昭權在中官而唐祚終去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然則巍巍鉅唐女后亂之姦臣壞之宦官覆之臣故採摭唐史中女后宦官姦臣事迹各類集作三卷謂之唐鑑噫唐十八帝惟武德正觀開元元和百數十年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女后亂之於前姦臣亂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顛側崎危綿綿延延乍傾年再若續若絕僅能至於三百年何充言之後之爲國者鑑李氏

之覆車勿專政於女后勿假權於中官勿委任於藩臣則國祚
延洪歷世長遠當傳子子傳子孫可至千万世豈止齪齪十八
帝局促三百年者哉伏惟明主戒之

唐鑑序　　范太史

承議郎著作佐郎臣祖禹受詔與臣光修資治通鑑臣祖禹分
職唐史得以考其興廢治乱之所由昔隋氏窮兵暴歛害虐生
民其民不忍共起而亡之唐高祖以一旅之衆取關中不半歳
而有天下其成功如此之速者因隋大壞故也以治易乱以寬
易暴天下之人歸往而安息之方其君明臣忠外包四荒下遂
萬物此其所由興也及其子孫忘前人之勤劳天猒於上人離
於下宇内圮裂尺地不保此其所由廢也其治未嘗不由君子
其乱未嘗不由小人皆布在方策顯不可掩然則今所宜監莫
近於唐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臣謹采
唐得失之迹善惡之効上起高祖下終昭宣凡三百六篇爲十

三卷名曰唐鑑唐之事雖不能遍舉而其大略可覩矣元祐元
年二月日謹上

唐史記要論序　　孫待制

古之史尚書春秋是也二經體不同而意同尚書記治世之事
作教之語也故百篇皆由聖賢人立不以惡事名雖桀紂之惡
亦因湯武之事而見不特書也但聖賢人須時通變言與事各
有所宜為史者從而記之又經聖人所定典謨訓誥誓命之文
辭雖不一皆足以作教於世也春秋記亂世之事立法之書也
聖人出於季世覩時之亂居下而不能治故立大中之法裁判
天下善惡而明之以王制是聖人於衰亂之時起至治之法非
謹其文則不能正時事而垂大典矣此尚書春秋之異所以不
同也然尚書記治世之事使聖賢人所為傳之不朽則為君者
為臣者見為善之效安得不悦而行之此勸之道也其間因見
惡事致敗亂之端此又所以為戒也春秋記亂世之事以褒貶

臣者賞罰將之爲惡者多率掩其心迹而厚之使惡名不[illegible]
爲君者爲臣者見爲惡之效安得不懼而防之此戒之道也
間有善事者明其心迹而褒之使煇光於世此又所以爲勸也
是尚書春秋記治亂雖異其於勸戒則大意皆以後之爲史者
欲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不師尚書春秋之意何以爲法至
司馬遷修史記破編年體創爲紀傳書務便於記事也記事便
則所取博傳故奇異細碎之事皆載焉雖貫穿群書才力雄俊
於治亂之本勸戒之道則雜亂而不明矣然其識者短之謂紀
傳所記一事分爲數處前後屢出比於編年則文繁此固所失
不細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夫史之所記莫大乎治亂君令於
上臣行於下臣謀於前君納於後事成則成否則敗成則治之
本敗則亂之由此當謹記之某年君臣有謀議將相有功勳紀
多不書必俟其臣殁而備載於傳中是人君得善有謀議功勳
也尚書雖不謹編年之法君臣之事年代有序義紀之業固載

於堯典稷契皐陶夔之功載於舜典三代君臣之事亦猶是焉迁以人臣謀議功勳與其家行細事雜載於傳其躰便乎復有邪佞過惡之事以召危乱不於當年書之以為深戒豈非失之大者或曰春秋雖編年經自其事傳載本末遷立紀傳不約是体故劉餗史例曰傳所以釋紀猶春秋之傳焉此可見遷書之不失也答曰春秋聖人立法之書也立法故目其事而斷之以明治乱之本所目之事或一句或數句國之典制與不明人之善惡固不辨左氏史官也見聖人之經所目之事遂從而傳之雖不能深釋聖人之法記事必序一用編年之体編年之体未必春秋經傳獨為之其舊史如是乎遷之為紀也周而上多載經典之事固无所鼓明至秦漢紀並直書其事何嘗有法紀无法傳何釋焉此乃餗附于而為之辞也或曰史之体必尚編年紀傳不可為乎答曰為史者胃尚紀傳久矣歷代以為大典必諭之以復古則謂之㳟矣有能編列君臣之事善惡得實不尚辞

怪不務煩辭明治亂之本謹勸戒之道雖爲紀傳亦可矣必論其至則不若編年體正而文簡也甫常有志於史竊慕古史體法欲爲之因讀唐之諸書見太宗功德法制與三代聖王並後之帝莫明不逮又或不能守其法仍有荒縱狠忌庸懦之君故治少而亂多然有天下三百年焉由正觀功德之遠也唐書繁冗遺略多失體法事或大而不具或小而悉記或一事別出而意不相照怪異猥俗無所不有治亂之迹散於紀傳中雜而不顯此固不足以彰明正觀功德法制之本一代興衰之由也觀高祖至文宗實錄敘事詳備差勝於書其間文理明白者尤勝焉至治亂之本亦未之明書事務廣也勸戒之道亦未之著蓋取不精也爲史之體亦未之具爲編年之書君臣之事多離而書之也又要切之事或有遺略君臣善惡之細四方事務之煩者或備書之此於爲史之道亦其失矣遂據實錄與書兼采諸家著錄參驗不差足以傳信者修唐史記舊史之文繁者刪之

失去就者改之意不足而有他證者補之事之不要者去之要而遺者增之是非不明者正之用編年之體所以存君臣之事折書之法然宗二經之意其體略与實錄相類者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亂不可全法尚書或春秋之體又不敢僭依經之名也或曰子之修是書也不尚紀傳之體可矣不如書志則郊廟禮樂律曆及祥之事官職刑法食貨州郡之制得无遺乎答曰郊廟而下國之大目也急務假記其大要以明法度政教之所其備儀細文則有司之事各有書存焉史者難乎具載也自康定元年修是書至皇祐四年草具遂作序述其意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二百四十七